

【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 《乾县志》之“方音方言”章指瑕

王应龙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乾县志》“方音方言”章明显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将乾县方音在与普通话的简单对照中一笔带过,记音缺乏专业规范,而且结论失误颇多;二是古语溯源或方言记述时,蔽于方音而存在着本字误考或释义有失偏颇的现象。对此探讨,以期第二轮《乾县志》编修提供借鉴,以便更好发挥其地域文化功能。

关键词:《乾县志》;方言;指瑕

中图分类号:H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09)01-0067-03

前贤常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乾县志》前后经历了21年的编撰终于在200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乾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该书洋洋洒洒138万字,分别叙述了行政建置、自然地理、自然灾害等38个分志的内容,内容翔实,文约事丰,编排科学,既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有机地结合,又体现着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不仅是乾县县情的总汇式的百科全书,也因其资政、教育、存史的价值而成为一部丰富的乡土教材。但是,瑕不掩瑜,就笔者的阅读,该志“方音方言”章中明显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将乾县方音在与普通话的简单对照中一笔带过,记音缺乏专业规范,而且结论失误颇多;二是古语溯源或方言语词记述时,蔽于方音而对方言词的语源未能详加考察,存在着因本字失考而误用音同音近字的现象。本文就这两个问题具体加以探讨,以期第二轮《乾县志》的编修提供借鉴。

## 一 语音

“方音方言”是《乾县志·宗教民俗方言分志》的第三章。该章共有六节,分别是地方语音、方言古语渊源、地方成语、方言、地方谚语、地方歇后语,其中第一节讲方音,后五节讲词汇短语。从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来看,这六节的设置没有涉及语法,似乎也有些不妥。就该章第一节来说,明显的有两个不足:一是是缺乏对乾县方言情况作简略介绍和评价,即方言的系属、主要特点及其内部差异等,二是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注音,没有用国际音标,导致基因不准甚

至不全。

在第一节“地方语音”中,作者仅从乾县语音同普通话语音的差异入手谈了七条规律。第一条是声调差异,第二、三、七条谈的是声母方面,第四、五条谈的是韵母方面的问题,第六条涉及到乾县方音无法用汉语拼音拼写的问题。一般来说,语音的比较包括方音和标准音的比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该节这七个方面缺乏声韵调最基本的系统记述,声韵叙述内容参杂,逻辑较散,也没有方言单点调查材料,也没有区域性方言调查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存在一些结论出现错误或表述不准确的现象。下面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讨论。

首先,关于声调表述有失规范,得出“乾县语音保留入声调”的错误结论。该节在谈到与普通话声调的差异时说:“普通话语音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没有入声调。乾县语音保留古代的入声调外,在其他四个声调读音上与普通话区别较大,(此处冒号为宜——笔者)一般是普通话读阴平调的,乾县话读入声调;普通话读上声调的,乾县话读去声调;普通话读去声调的,乾县话读阴平调。”<sup>[1]706</sup>这短短几句关于乾县方言声调的讨论不仅忽视调值,有失规范,表述含混,而且得出“乾县语音保留入声调”的错误结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白涤洲先生就曾着手调查过乾县方言,并在《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中指出乾县方言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sup>[2]226</sup>这一结论也早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据笔者调查,中古音的

收稿日期:2008-10-02

作者简介:王应龙(1973-),男,陕西乾县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

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在今乾县方言中分别演变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其调值依次是 21、35、53、44。中古入声字中的全浊声母字在今乾县方言中大多数读阳平,清音和次浊则读阴平。就入声来说,古全浊入声今乾县方言基本变为阳平,这也是乾县方言被归属到中原官话的依据之一。《乾县志》中提及乾县方言保留古入声,何以会犯如此错误呢?笔者揣测,可能正是由于古入声字多数派入阴平所致。一方面古入声在分化时以派入阴平数量为多(清音和次浊读阴平,唯有全浊读阳平);一方面乾县方言阴平调值较低,读 21 调,听觉效果上与古入声又短又低的语音特征比较相似,因此有人误将二者混合,做出乾县方言保留古入声的结论。

其次,有关声母的表述不准确,有的结论也有失中允。该节在谈到与普通话声母的差异时说:“普通话 zhi、chi、shi 的字音,乾县除个别与普通话外,大都读作 zi、ci、si。”“普通话声母为 k 的某些字,本县将 k 其发成 f。”<sup>[1706]</sup>这两点表述不准确,应分别表述为:与开口韵拼读时,普通话 t<sub>ʂ</sub> 组音在乾县方言中大都读 ts 组音,如扎 tsa<sup>21</sup>;与韵母 u 拼读时,普通话的 k (在乾县方言中有的读 f。如苦 fu<sup>53</sup>。又说:“边音 l 与鼻音 n 在本县语音中没有区别。”<sup>[1707]</sup>这个结论也有失中允。事实上,鼻音 n 在乾县方言中出现舌面化成为 n̄,与细音(齐齿呼、撮口呼)相拼时与 l 并不混;与洪音(开口呼、合口呼)相拼时二者才混同。例如:泥 si<sup>35</sup>≠犁 li<sup>35</sup>|纳=拉 la<sup>21</sup>。

最后,有关韵母的表述出现声母、韵母参杂,表述不清。该节在谈到与普通话韵母的差异时说:“按照普通话读音声母是 zh、ch、sh 的相当一部分字,本县话读音特殊,用汉语拼音无法表示。例如桌……”这实际上是韵母音变,合口呼与 t<sub>ʂ</sub> 组音拼读时读 ɥ 类韵,如桌 tsɥo<sup>21</sup>。此外,用汉语拼音无法表示的韵母还有 u,如咳 k<sup>h</sup>u<sup>21</sup>—咯 ku<sup>21</sup>,这一类字多来自古入声。

## 二 词语

该书第三章“方音方言”后五节讲词汇短语,依次是方言古语渊源、地方成语、方言、地方谚语、地方歇后语。方言词一般属于古代汉语语词,后因时代发展或读音、词义的变化,它们在现代汉语中不再继续使用,但还保留在某地方言中,有些甚至还是某一方言土语的常用词。同时,方言词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其变化也最能体现方言的时代特色的。故此,方言古语渊源以及词汇辑录显得极有价值。该书方言古语渊源主要

“从称谓、名物、状语、动词”四个方面对乾县方言中保留的 69 个古语词探本溯源,一般先释古义,后联系今义,或以文献典籍论证,或音义对应,方便于读者了解乾县方言的存古性质。方言一节则辑录词汇 104 个。然而两者不同程度出现本字误考或释义有失偏颇的现象。现举隅讨论如下。

古东 该书解释说:“凡物件曰东西。古物就是古东西,以后省去西字。”<sup>[1708]</sup>此说牵强。“东西”一词最早见于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你个饿穷酸俫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而唐裴驷《史记集解》云:“董谓深藏之。”古董即罕见的古物。元代秦简夫《东堂老》第一折:“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缘过活金银珠翠,古董玩器……典尽卖绝,都使得无了也。”

头谷 应写为“头牯”、“头狗”<sup>[3266]</sup>。实际上“头牯”、“头狗”都是“头口”的变读。元杂剧《陈州菜米》第三折:“我如今且替他笼住那头口儿,问他个仔细。”又《水浒传》第三回:“小人母亲气得头口,相烦寄养。”

争 “厉害”之义,应写为“争”。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嘿!小伙子真争!啥事这么急?”“争”经常与其反义词“恹”对文使用,逐渐构成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偏义复词“争恹”。

儒法 应写为“如法”,“讲究”之义。《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干娘,和你说正经话,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芳云止勿行,下车取篮中草具,偕明瑛数辈,布置如法,转眼化为巨第。”

籍 应写为“褹”。婴儿的衬褹,即尿布。宋赵叔向《肯綮录·俚俗字义》:“小儿衣曰绷褹。”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西北方言存在过全浊声母次清化,<sup>[463]</sup>故“褹”乾县方言读[tɕ‘ie<sup>44</sup>]正是该历史层次的遗留。今多叫“褹子”。

捏搁 应写为“业过”,“刚才”之义。“业”,已经。《史记·留侯世家》:“良业为取履,因长踞履之。”乾县方言读[nie<sup>21</sup>],古疑母受到介音 i 的影响大都发生腭化所致。

麻答 写为“麻搭”为宜。柳青《恨透铁·七》:“看水的人有麻搭。”“麻搭”就是麻烦、问题的通俗说法,应是假借造词。假借是方言词中常见的一种手段,以方言的读法为根据,但一经使用,约定俗成,因而定形、定量加以规范也是必要的。

磁实 应写为“瓷实”,结实、耐用。此通行于北方多数方言区,故《现代汉语词典》亦予以收录,这里不再赘说。

豆脯 应写为“豆腐”。该书解释说“形味似肉,因称为豆脯”<sup>[1706]</sup>,并拘泥于《说文解字》所释的本义而指出“腐”即“烂”义以为证。实际上“腐”,即“豆腐”简称,做豆腐的主要工序是捣烂、磨细,此正其引申义。因此《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九》云:“乃饭于鬻腐者家。”

脾 应写为“屁”,大便的俗称。乾县籍作家程海的小说《人之母·四》:“六伯父是村里出名的畜鬼,有人嘲笑他说:‘屁个米粒,都要涮了吃!’”《广雅·释诂二》:“脾,裂也。”《广韵·纸韵》:“脾,甫委切,相分解也。”音义皆不对应。

欠伙 应写为“恰合”,“合适”之义。《正字通》:“恰,适当之辞。”《助字辨略》:“恰,适也。”清·郑珍《说文新附考》:“六朝以前无此字,唐人诗乃常用之,义为恰当,齐梁以来俗语也。”“恰”,古塞音韵尾[p]转变为鼻音直至出现鼻化。

蔫 该书解释说:“nié 疲倦,无精神。”<sup>[1706]</sup>实际上乾县方言读作[niē<sup>35</sup> ]的应该是“荼”字,用来表示做事懦弱;表示人精神萎靡、呆滞则多用“蔫”,读[niā<sup>21</sup> ]。

蹩 “蹩跳或甚乱飞舞”之义,应写为“迸”。这是由于韵母促化而出现的音变。

还有一些词形如“完也”,表示舒服,应写为“倭僕”;“软欠”应写为“软怯”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推敲释读。

除了本字失误,该书还存在释义有失偏颇的现象。如“尪羸”,该书解释为“人老而多病”,<sup>[1709]</sup>实际上“尪羸”多指“瘦弱多病”,乾县方言亦指“境况艰难”、“生活辛苦”,表达出说话人的一种恻隐同情之心。如“老婆死了,娃又病了,日子过得尪羸得很。”

上面从语音和词汇两方面对《乾县志》“方音方言”章不足之处予以阐述,目的在于为提出建议,一方面注音要规范、准确,一方面释义要客观,重视词汇变化以及旧词的存亡,以便更好发挥《乾县志》的地域文化功能。

#### 参考文献:

- [1]乾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乾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2]白澍洲遗著,俞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
- [3]张崇.陕西方言词汇集[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 [4]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M].科学出版社,1961.

## Blemishes on the Chapter entitled “Dialect and Its Pronunciations” in Qianxian Chronicle

WANG Ying-l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oj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Baoji, Shaanxi 721013,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 such conspicuous inadequacies in the Chapter of Dialect and Its Pronunciation in *Qianxian Chronicle*. The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dialect pronunciations are merely contrasted with those in Putonghua in a simplistic way with the record of pronunciations being non-professional and conclusions frequently mistaken. Second, there exist phenomena such as mistaken pronunciations in dialect or the inaccuracies in interpretations of word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tracing of ancient characters' origins or recording of dialect. Upon this discussion, it is hoped that more references are to be made for the second round of revision of *Qianxian Chronicle* so that its region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re brought into better play.

**Key words:** *Qianxian Chronicle*; dialect; blemishes